

書叢會協化文德中

又又又人

譯祖承商

著謨托斯

正中書局印行



雙 影 人

改正定價

0.30 元



版 所 翻 必
權 有 印 究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

雙 影 人

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Theodor Storm

商 承 祖

吳 秉 常

南京河北路本局

正 中 書 局

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

正 中 書 局

上海 南京 福州 太平 路

(312)

斯托謨小傳

斯托謨 Theodor Storm 一八一七年九月十四日生於 Husum 地方；這個小城鄰近 Schleswig-Holstein 省北海之濱。他的父親是律師，他的母親是當地世家的女兒。他年幼時就學家鄉；但是本地的學校程度既有限，而辦理亦不得法，所以他獲益不多。

一八三五年他的父親遣送他到 Lübeck 城留學；這時候他纔得着機會同德國的文學相接觸，很受一般德國文學家如 Uhland, Eichendorff, Heine, Goethe 等的影響。同時他并交接 Röse, Geibel 等人。

一八三七年斯托謨到 Kiel 入大學校，他本想研究醫學，但是他不願違反父親的意思，於是進了法律系。在此地他結識 Tychsen, Theodor Mommsen 兩兄弟，三人彼此交誼很深。後來他同 Mommsen 昆仲二人出版一部「三友詩集」Lieder-

buechtreier Freunde”，這部集子容納四十章斯托謨的詩，很帶一點 Umland 同 Eichen-dorf 二人詩歌的色彩。他回家鄉之後，一八四三年他在當地任律師之職。這時他的表妹 Konstanze Esmarch。（生於一八二五年）來自 Segeberg，在他家過夏，日子不久彼此便心心相印了。三年之後他們便結爲伉儷，可是不料婚姻的幸褔被捲入政潮的漩渦去了！

數年以來 Schleswig 省的政局一天較一天的緊張，因爲德國同丹麥彼此結仇愈久愈深。一八五〇年丹麥在 Idstedt 地方戰敗德軍之後，Schleswig 省就割讓給丹麥了。斯托謨因忠於祖國，不容於丹麥政府，律師資格也被取消，在家鄉已經站腳不住。一八五三年他便到柏林去，先在 Potsdam 的地方審判廳充陪審官。在柏林他很接近一般文人如 Eichendorf, Kugler, Heyse, Fontane 等；他只是同 Fontane 彼此不能相得，因爲 Fontane 譏笑他，說他帶一點 Husum 地方的小城習氣；斯托謨自己也對人說過：「我們兩人的性格彼此太不同了。」一八五六年

普魯士政府委任他作 Heiligenstadt (離 Göttingen 不遠) 地方的審判官，在任八年。一八六四年普魯士戰勝丹麥，將早年喪失的領土奪回來之後，他的祖城聘請他回家鄉就知事之職；但是這個福氣他享受不久，因為家中出了一種大變故。斯托謨自結婚以來，伉儷彼此相處甚篤，返家次年他的女人便去世了。Konstantine 一共生了七個孩子；她去世之後，兒女同家務乏人照料，斯托謨不得已於一八六六年又娶 Dorothea Jensen 女士為繼室。Dorothea 是他妹子的一位早年女友，他年青時候也曾屬意過她的；詩中稱「Do 太太」的，就是指這 Dorothea 而說。一八八〇年他正充地方審判廳評判官的時候，他提出辭呈告老退職。離祖城不遠在 Hademarschen 地方他築了一所別墅，將家人移住到此地來。他最喜歡晚飯後聚集家人閒談，讀詩唱歌以作娛樂，或者將自己編成的小說讀給衆人聽。家庭中很有一種雍和氣象；這樣家庭之樂他享受了八年，一八八八年他患胃痛逝於七月四日，葬在祖城的 St. Jürgen 公共墳地。

斯托謨的文學

斯托謨一生的著述包括兩種文學作品：抒情詩同短篇小說。大凡抒情詩不過是作者發揮個人心中的感觸，寄托自己的苦樂，斯托謨的詩也出不了這個範圍。他的詩最初是受浪漫派的影響，不久便獨成一家；牠們的……長處是純粹發乎自然，富於情感，決沒有一點矯作的樣子。詩的篇幅不長，有些只有二三十個字便成一章！但是一字一句充滿作者一腔熱情，使讀者無形之間亦感受作者本人一樣的情懷。他的詩可別爲三種：愛情詩，寫景詩，政治詩。愛情詩中以悲情的這一部份最能盡量發揮作者的情緒，所以也最足動人；其中還有一些類似歌謠，沾染一點 Goethe 詩歌的風味。他的寫景詩大都描寫家鄉的風景，以當地的森林，郊野，城市，海濱作題材。沒有到過他家鄉的人，若是想知道 Schleswig 省一帶的風景，不難從他的詩中搜集得一幅包括萬象的風景畫；這就是斯托謨寫景詩的一

點特色。他的政治詩完全是因為德國同丹麥兩國的政潮關係產生出來的；詩中字句慷慨激昂，充滿一腔愛國的熱血，頗足代表斯托謨個人對於祖國的觀念。

斯謨托在文學上本以短篇小說著名，但是他的小說實在發源於抒情詩，所以文章的質素含着很多抒情的成分，牠們的效用同抒情詩也沒有好大分別。他的著作差不多全是追念往昔快樂的景象，或者已過的事實，而引起一種淒涼滿目不勝今昔之感。他最喜歡討論家庭問題，內中可分數種：婚姻（“*Viola tricola*” “*Späte Rosen*”）、父子（“*Caroten Kuralor*” “*Kans und Heiz Hirsch*” “*Botjer Basch*”）、兄弟（“*söhne des Senators*”）；兄妹（“*Eekenhof*”）。他也時常採取男女幸福的愛情作材料（“*Veronika*” “*Beim Vetter Cristian*” “*Pole Poppenspärer*” “*Psyche*” “*Schweigen*” “*Von Jenseits des Meeres*”）；或者描寫男女情場失意的苦情，有時男棄女，有時女棄男（“*Immensee*” “*Auf dem Staalshof*” “*Auf der Universität*” “*In St. Jarger*” “*Aguis submerus*” “*Zur Wald-und Wassersfunde*” “*Esworen*”

zwei Königskinder”)。在他這些小說中有兩篇除以寫情作文章的中心外，還以民間迷信作文章的背景：“Renate”“Schimmelreiter”。最後這篇是斯托謨生得意之作，篇幅也比較最長。討論社會問題只有「雙影人」(“Doppelgänger”)這一篇(詳看後面的導言)。一切他的小說帶着濃厚的家鄉色彩；文章的體裁近於寫實而含蓄一點浪漫的成分：“Renate”“Schimmelreiter”這兩篇作為證明。斯托謨一切的著作含有絕對的個性，所以他能在德國文學上別樹一幟。

導言

斯托謨的友人福蘭索茲 (Karl Emil Franzos) 於一八八六年十月一日要刊行他的新雜誌「德國文學」 (Deutsche Dichtung)；五月間他函請斯托謨爲他的創刊物作一短篇小說。一個月後斯托謨搜羅得一種材料，并且企望在一個短期間可以脫稿。誰想事出意外，因爲鎔鑄這番材料耗費不少時間。但是他暫時把別的著作擱置起來，將全副精神集中到這篇小說上來；八月初間他竟能將「雙影人」的前半部份寄給福氏；再經過一番修改，這篇創作於是在九月底完全脫稿。

「雙影人」這篇小說在斯托謨生平著作內是別開生面的，其中大部份是描寫無產階級的苦況。全篇的宗旨在「博愛」兩個字着眼。斯托謨并非想替第四階級發表一篇「哀啓」，不過是想用窮人的苦狀宣傳博愛的福音而已。像約翰這個人何嘗天生就是品格墮落，只因爲受環境的逼壓同損友的引誘，自己把持不住，

一旦趨入邪途；但是事過之後，他竟能猛然反省，改過自新，奈社會不容——他的同伙拒絕他加入勞働宴會；他本人一年到頭不斷的失業——截斷他一切自新的生路，逼着他走到一條死路上盡頭方纔罷休。怪不得市長說：「——現在牠（指社會說）也將他（指約翰）困死了；因為這個社會是沒有慈悲心腸的……。」講到窮人所受的痛苦，社會更是不知體恤，專曉得趨奉有財有勢的人；社會這種卑鄙的心理斯托謨在約翰同接生婆這段談話寫得痛快淋漓，言外他就是對於人類這樣弱點痛下針砭。我們知道，斯托謨作過多年的法官，對於一般受生活的壓迫而流落入邪途的苦人，非常能夠盡情諒解他們的行為，體恤他們的境遇，所以他在這篇小說裏極力形容窮人的痛苦，想借此感化社會，務須要憐憫愛恤一般無產階級，將這種美德當作人類的天職。

就藝術方面看起來，「雙影人」也是斯托謨一篇成功的創作；現在我在下面舉出幾處比較重要的地方說一說，其餘的長處，諒必閱者不難體會得出。

斯托謨的文藝長於描寫男女之情。篇中敘述：約翰哈娜夫婦間熱烈的愛情，憤激的仇恨；小克禮斯丁活潑爛漫的天真；嚴冬時令父女淒涼的景象——這幾處斯托謨寫得最能傳神，個中人的舉止言談各有他們的個性，全似活現一般。約翰一生的事跡，作者借一個枯井作線索；——所以他早先想拿「井」字作題目——約翰的結果，斯托謨確用喻意的方法解釋明白：他借鷹投井一段事情便輕輕的將約翰淒慘的下落揭破了。全篇之起合是拿第三者爲主體，中間插入的情節是藉第三者的記憶力演繹出來，小說這樣的佈局只見於斯托謨的藝術，這也就是他天賦之才。講到小說的材料確是很近於自然主義，就文體方面看起來，又不免偏近寫實而帶一點浪漫的色彩。

雙影人

數年前夏季盛暑的時候，沒有一天不是天朗氣清的。這時候我在耶納城住在那所舊式的熊記旅館裏，從前馬丁路德博士也曾在這兒留過宿的。我同店主人也曾屢次談過地方上的情形，人民的風俗，也將我的姓名，職業，住址——此地同時是我的家鄉，——等等登入來往旅客姓名簿裏面。

我到了第二日就登孤塔，又登高爬低的到別處逛了一趟，下午方才回到旅館的客廳裏來，這間客房十分寬敞，那時可是空着沒外人。我十分暑困的對着一瓶「鷹閣海模」酒坐在一張舒服的安樂靠椅中在一個火爐之後，這裏很是風涼。有一個鐘提搭提搭的響着走，一些蒼蠅嗡嗡的在窗玻璃上飛，這樣的坐着無聊；多謝老天開恩暫暫把我送入夢鄉中，不覺睡得熟了。

外物最先驚動我的，確是一陣洪亮而和平的男子聲音，髣髴離別時對旁人

什麼話分咐似的。我把雙眼微微的睜開一點，看見離我坐的靠椅不遠依着一張桌子坐着一位上年紀的人，照他服裝打扮看起來，顯然是位總林務官，他對面還坐着一位青年人，也是穿一身綠衣服，他就是對這位說話。這時候夕陽晚霞已射滿牆上了。

我便聽得那位上年紀的說：「菲力士，你還記着一樁，你是一個好胡思亂想的人；你早先有一次還作過一首詩呢；這樣東西你可別納到老頭兒眼前！沒旁的話了，你去吧！替我向你的新主人請安問候；等到秋獵時期，我再去問問你！」

那位少年去了之後，我於是抖起精神來；那位上年紀的人靠窗子站着，將額頭頂着窗玻璃，髣髴望着那個走了的人似的。這當兒我將殘剩的「鷹開海模」酒喝完了。當那位總林務官回轉身來的時候，我們似乎完了工作似的，彼此打個招呼。因為那時除我們二人之外沒旁人在屋裏，不久我們就坐在一塊兒閒談了。

這個人軀體魁偉，有五十來歲年紀，頭髮剪的很短，已帶斑白顏色。額下長

着一把絡頤鬍子，臉上露出一雙和悅的眼睛。從他談諧的態度看來，就曉得這個人是喜悅可親的；言語間不自覺也流露出那種滑稽的口吻。他口裏燃着一支獵人用的短煙斗，於是對我講那位少年的來歷，他說，他曾用他在自己家裏好些年，現在將他介紹一位略爲上歲數的朋友，也是同事的，好將他再造就造就。我想他申斥那位少年的話，那麼就問他，一般作詩的人怎麼開罪過他了。他聽了我這番話，搖頭大笑。

他回答我說：「先生，他們何曾開罪過我。我并很贊成他們呢！我是個鄉間裏牧師的兒子；家父也是那麼一個愛作詩的人。雖說不是怎麼了不得，但是有一次模仿『聽命於天兮』這章詩（Christian Furchte）作了『首讚美聖詩，印成傳單，直到現今在我家鄉還有人唱呢。我自己——胎毛未乾，我就背得半部吳蘭（L. Uhland）詩集，尤其是那回夏季時節使我興高彩烈的——說到這裏，他忽然用手摸摸他微微發紅的臉，然後接着說，鬚髯是把將要說出口的話，心中暗自

改了口氣似的：「那個夏天靠樹林邊那棵耐冬花開的那麼香，真是往年從所未見的！但是有一次有一匹公鹿，後來——這真是萬難饒恕過去的一件事——又有一個打獵少見的东西——一個鵝，全讓我把它們放跑打不着了！——講到那個孩子還沒有糟到這個地步；不過那邊那位老頭，若是他聽見我們有時唱：『綠衣獵人行路驕，與地天長共存亡』（Wilhelm Müller）作這個歌的話，他老兒就怒氣沖沖的；你先生想必也曉得這個快活的歌吧！」

我雖然也曉得這個歌——富萊禮格拉（Freiligrath）不是將他愛國慷慨的氣憤也曾寄到一個無惡意的境界裏去嗎？——但是這位老先生方才說話似乎忽然有所感觸，這樁事壓在我的心頭，我就低聲的問道：「那棵耐冬花後來開過有那麼香沒有？」

我覺得我的手被抵着；抓得十分緊，我確也不敢喊出一聲。他咕嚕的回答我說：「那也不是在此地的事情；那股香氣是永遠不得散的——只她在日一天，永

不得散的！」他半吞半吐的加上這一句話，然後他倒滿一盅黃金色的酒，一口把牠喝乾。」

我們還談了一會兒。我聽他講一些自己在林中與狩獵生活很有趣的事情；從他一些的話看起來，更足以斷定這個人的一生是穩健莊重的。這個當兒，天差不多全黑了；屋裏的外客漸漸增多，房裏的燈也燃着了。總林務官於是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本想再多坐一會兒，但是內人一定在家等候我呢；現時舍下就剩我們夫婦倆，因為小兒在魯拉城底林務大學念書呢。」他將烟斗納入袋中，喊他那匹獵犬，我還不曉得這匹犬方才是臥在一個牆角的。然後他把手遞給我，向我說：「你先生打算幾時從這裏動身哪？」

「我打算明天就走！」

他想了一會兒；臉並不望着我，接着問道：「我們今天初次訂交，你看我們豈不更可以彼此接近接近，交情更深一點嗎？」他這番話觸動我自己的心思了；

因爲我出門已經有兩個星期，今天才初次同一個人彼此碰頭，傾心而談；我可是沒有馬上回答他；我斟酌一番，他問我的話意思何在。他又接着說：「我老實對先生說了吧：我想同你先生認識認識，不但是因爲我佩服你人品高尚，裏面還有一個緣故呢。你的聲音——這還不很對——其實你說話的那種態度把我心裏的那個念頭引起來的。我覺得，那層與我很有點密切的關係，可是……」他當說不說的，反到忽然把我雙手抓着，又接着說：「你別叫我掃興！舍下離這裏不過一點多鐘，在橡樹林與松樹之間——你讓我到家通知內人，說你在舍下要作兩天貴客麼？」

這位老先生這樣實心誠意的望着我，叫我也很願意答應他——并且答應他明天就去呢。他笑着的同我握手，說：「定規啦！好極了！好極了！」於是用口一吹，叫他的犬，納着他那頂又有一條鷹毛底帽對我打一個招呼，跨上黑馬，馳奔而去。